



廊桥 丰智慧 摄

我与粿的故事

徐潘依如

刚上初中那会，因为长身体，肚子老是饿得慌。学校规定学生们不许带零食吃，所以常常藏着掖着几包干脆面课间悄悄地躲进洗手间吃，但还是抵不住饿。于是每晚自习课下课，便飞也似的冲回家找东西吃。大多时候，翻出的都是些家里晚餐剩下的饭菜，扒拉两口下肚，也算解了饥。一周里，我最期盼的，莫过于周一晚上的加餐，因为周末父母去乡下外婆家总能收罗些好吃的，到了周一晚上，新鲜蔬菜做成的佳肴，配上外婆亲手做的粿，成了我一周一度的宵夜大餐。

外婆最拿手的粿品，也是我最爱的点心，是芝麻馅儿的艾粿。虽说粿在开化是司空见惯，但我却很少在外头早餐店里吃到甜口的艾粿，出了小小开化县，更是连粿都难见上一面。不知道南方人是不是都有对米的偏好，但我打小就爱吃米过于爱吃面。后来，尝试了各地各色的面食：拉面、小面、臊子面、杂酱面、担担面、油泼面，还有各式玲珑好看的点心，开始对面的喜好有所增加，但总是敌不过米盘踞在心里的霸主地位，对米和糕点的交相偏好更让粿成为了我心中美食的无冕之王。

曾在朋友圈晒过一张青艾粿的照片，底下天南海北的朋友纷纷评论，其中不少质问我这是不是黑暗料理，我严肃正经地告诉他们这是何等的珍馐美味。艾叶的清香伴着米粉弹糯的口感，咬一口便流出蜜汤似的芝麻馅料，那真是“味道”。

虽然爱吃粿，但小时候总是羞涩胆怯得很，怎么都不愿意自己出去买粿。每次必须吵着要爸妈带着，我才肯去家门口的小吃摊上买粿。

有一次爸爸妈妈不在，我又正巧特别想吃粿，实在忍不住，便从柜子抽屉的小钱夹里翻出两元钱，决心自己出门买粿。怀揣着两块钱的我像是带着千万现金，一步一小心地出门往小吃摊走。

快到时，看着小吃摊来来往往的人，我突然怯场了。心想：“人这么多，还是下次再来买好

了。”我一边用这个借口宽慰自己，准备撤退，一边又忍不住斜着眼瞥着摊上油锅里正吱溜煎着的粿。可是望着粿越久，就越抬不起脚往回走，心里乱麻般地纠结：“到底要不要去买粿?!”正盘算着，小吃摊的老板娘忽然瞅见了我，立马招呼我过去：“哟，这不是那家的小女儿嘛！怎么，今天爸爸妈妈没陪你一块来买粿吗？没事，没事，你想吃什么？阿姨给你拿？带钱了吗？没带先赊着，改天你爸妈过来再给！”这一串的连接炮倒是给我解了难，我立马把兜里的钱掏了出来，指了指煎好的粿。老板娘心领神会，马上往塑料袋里装了两个粿，给我递了过来。我全程一言未发，拿到粿后转身就跑，连句谢也没道。我远远地听见老板娘叫我，“小姑娘你咋跑那么快呢，还有几角钱没找给你咧！”听见了我也没转身，只顾着跑，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后面追着条大狼狗。我呼哧呼哧地跑过街角，爬上了单元楼的楼梯，这才从怀里掏出刚买的粿，一口塞到嘴里。

后来也许是老板娘把这事告诉了我爸妈，爸妈过来审问我为什么当时只顾着跑。我低着头小脑袋想了想：“大概是想赶紧回家吃粿，怕人抢了去。”之后，爸妈常在亲戚朋友聊天时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大家听，我也不在意，反正我吃到了粿。

喜爱吃粿让我自然对做粿也兴趣浓厚。小时候，做粿往往是逢年过节的乐事，一家人团坐在堂前的八仙桌，边聊天边包粿。一张桌子不够，又在桌旁搭一块门般大的木板当粘板，上面摆着各种馅料，甜的有芝麻豆沙，咸的有肉末豆干。外婆忙着揉面切块，我则跟着一旁的舅妈学做粿。

做粿是细致活，只见舅妈手里抹一滴菜籽油，将小小的米粉团子揉成团，用拇指按出小凹槽，添上和好的馅料，封上口，再次搓成圆球，拿出模具，将圆球放入其中，放在粘板用力一按，带馅儿的米粉团子便变成了花草纹理的圆盘子。

舅妈轻车熟路，技巧娴熟，一旁笨手笨脚的我虽说有心善学，但往往包得不成样子。趁着

大人们忙活，我便开始“创新”包法，比如三角形的粿，刻字的粿，不添馅料的粿。大人们见着我这奇形怪状的作品，总要好好“夸奖”我一番：“哟哟，这粿是做得好看。”“看看，这形状可真是特别。”最后，粿出了蒸屉，我一眼就能认出我的粿来，便抢着来吃，可咂巴嘴尝了半天，却觉着并不特别好吃。见我一脸不满意，大人们便拿着他们做的粿来馋我，还顺带嘲弄一番：“怎么着，娃，你的粿是不是特别好吃呀？”我低着头不吭声，但手还是不自觉地去抢他们手里的粿。

有一年大雪天，我刚从外面玩雪回来，进门看见大人们正在包粿，便嚷嚷着要吃粿。一旁的舅母见了，从雪地里拾掇起一抔雪，拿起做粿的模具就咔咔地往上压，一眨眼便压出了两个雪粿。她朝我摆了摆手，我走到了她跟前。“来，这粿拿去吃。”她手上摊着刚做好的那两个雪粿，像是掌心长起的莲花。我顿了顿，“这可以吃？”“当然了，赶紧的！”不等我迟疑，她便把粿送到了我的手上，临了不忘加了句“放在火灶上烧烤更香”。我像是臣子收到了皇上的御旨，诚惶诚恐地接过粿。一抬头望着舅母一脸信誓旦旦不容置疑的模样，我便去灶房取了火灶，将雪粿小心翼翼地摆了上去。表哥表姐从一旁经过，笑着问我在捣鼓啥，我答道：“烤粿。”他们一听，憋着笑明知故问：“这烤的啥好吃的粿？”“雪做的粿。”我低头用火钳挑开炉灰，把火烧得更旺了些。

现在回想起那个雪天我虔诚烤雪粿的模样，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知是当年年少无知，还是舅母一本正经的施令像魔咒一般写进了我的脑海，我竟是怔怔地信了她的话，还在火灶边守了半晌。直到所有的粿化成了水，嘀嗒入灰泛起烟，全然不见踪迹后，我才回过神来，这好大一个骗局。直到现在，每次遇见舅母，心里都提防几分，即便她已然不记得当年戏弄我的这出把戏了。

现在每次去外婆家，外婆总会让妈妈带些粿回来，妈妈嫌太多太重吃不了，外婆就数落道：“你们不吃，我外孙女要吃的。”

看田水

汪旭君

肩扛锄头，腰别柴刀，脚穿草鞋，中等身材，渐渐消失在晨雾中。这是祖父每日出工——“看田水”的背影。虽没有朱自清笔下父亲爬上月台，蹒跚地走到铁道的背影那么心酸感人，但是祖父厚重、自信、沉稳的高大形象，我一生都难以忘却。

看田水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出现于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年代，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有的职业。之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看田水的职业随之消失。

不是生在山区农村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看田水。生产队的农田多而分散，且多为山塘水田，播种和收割期间要保持一定的水量或没有水，这就需要特别懂农事的人来把握，这个过程就叫看田水。山区农田有些是梯田，但灌溉的水源绕过山腰，显得很长。这种久远的年代修筑的水渠，是否漏水、堵塞等问题必须由看田水的负责，看田水的个人无法处理的才报告生产队，由队长组织人员抢修。有些水田因地形原因需要架一根或长或短的水笕，才能引到水，这种用较长的上好毛竹或杉木做出来的水笕，日晒水浸，破损了需及时修复或更换，看水田的要及时发现和处理。遇有水患，看田水的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掌握第一手灾情信息报告给生产队长，及时恢复。遇有旱情，要及时提出解决方案，比如用村里水车或仅有的一台柴油抽水机补充灌溉。对大面积的水田，水源如何分流，是需要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而形成一项分流技术才能够进行的工作。

与明朝大学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相类似的是，在新中国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也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方针。在那个备战备荒的年代，国家层层给下面下达缴纳粮食任务（交公粮），生产队长面临着既要给国家如数上交公粮，还要尽最大努力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双重压

【越调·天净沙】 祝贺衢九铁路开 化站开通

吴有生

铿锵锣鼓喧绝，欢呼衢九
通车，加快山城建设。动车穿
越，横跨皖赣方捷。

抒怀

余宝义

充栋诗书满屋香，
观今鉴古解迷茫。
手摇七寸文星笔，
腹蕴千篇旧典章。
酒醉尤催辞令顺，
心舒更得阙文强。
晚晴虽急争朝暮，
莫与他人计短长。

力。而看田水的人期间就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风调雨顺，粮仓充裕，农民欢悦。回忆中至今还留有村里的拖拉机向公社运粮，村民们欢天喜地在坡上推拖拉机的景象。这时候看水田的人那种成就感溢于言表。

看田水不是人人都可以胜任的，不但要具备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还得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工作起早贪黑，甚至是夜不能寐，要勤劳，吃得起苦；在那个气象预测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还得懂点“天文地理”知识；最好是对村里“家底”了如指掌的人；还要得到生产队长的信任，这样才能当好生产队长的“参谋”。看水田的必须尽可能每天巡视农田，常年重复而苦涩单调，所以还得耐得住孤独寂寞，因为生产队不可能安排副手。最为关键的是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受野兽侵扰或山体滑坡等自然险情的威胁时能够充分应对。看田水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而且时间相对可以自由支配。另外，在生产队就算年纪大，也可以与青壮年一样享受 10 分工的最高计分。在那个不能搞“私有”的年代，还可以在完成工作的情况下顺便带点柴火、山珍、草药之类的山货，补给家庭之用。此外，四季山间野果，你可以尝个鲜尝个遍。

自从人民公社大集体以来，祖父一直从事这项职业。祖父看田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近 20 年如一日。期间的农事安然无恙，给国家和村民带来更多的富足和喜悦。

想起祖父，眼前总会浮现他那早出晚归、匆匆出行、弯腰锄泥、蹲下筑水的画面。还有，祖父归来时，看到我在家门口，老远从上衣口袋里抓出一把红山楂装入我的口袋；时不时带回一根或两根小杉木，及时削好截断送到学校（那时小学读书要上交杉木棍），这些温馨而美好的记忆至今难以忘怀。然而，这些都比不上他每天出工时的背影，出工看田水的那一幕印象最深最沉，让我永生不忘。

鹧鸪天 ·上溪大桥有感

吴本木

一见高桥忆万千，洪来隔水过河难。小船停摆徒焦急，缺翅无能任误延。

从此后，并非前。环城高速已相连。交通算得真方便，聚首亲人一瞬间。

【中吕·满庭芳】 重阳密赛游

楼亚方

松涵绿浓，烟横山腹，雁点秋容。重阳天朗游兴动，密赛寻踪。碧水涟漪细波，远云点缀晴空。芬芳送，高粱艳红，芦絮自随风。